

本报记者 张玉岩

## 活动项目五花八门 家长想让孩子体验

彭小河是济南市高新区一所学校二年级的班主任,她告诉记者,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,现在很多家长越来越青睐让孩子在假期参加一些户外教育,她的班上有43个学生,大概有三分之一参加过各种户外教育。

户外教育,可以简单理解为发生在户外环境中,关于户外环境的体验式学习,丛林教育、探险课程、环境教育、历险治疗等都属于户外教育的分支,而具体外在形式,多是以营地或者旅行线路为主。

在彭小河看来,学生在假期里参加户外教育还是比较有意义的。“我们班上一个同学,一上学就哭,无法走进校园,就是离不开爸爸妈妈。”这名学生让身为班主任的彭小河比较崩溃。不过一次户外教育让这名愁人的小朋友“蜕变”。“这个同学参加了一个夏令营,听说一开始连续哭了三天,后来逐渐适应了夏令营的环境,开学之后更像换了一个人,不像原来一样爱哭了,迅速融入了校园氛围。”彭小河表示,户外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2016年12月,国家教育部等11部委联合发布了对户外教育行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《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》,得到了来自官方和家长的认可。至此,户外教育被真正当作一个行业来对待。学校推出各类研学旅行活动的同时,不少户外教育机构也纷纷跟进。

记者在山东营地教育网上看到,有20多家机构推出了各种主题的户外教育项目,有水上运动、军事技能、自救互救、马术、传统文化、诵读经典、领袖演说、真人CS等,可以说户外教育机构推出的项目花样十足,选择更加多样化。

## 创业者纷纷涌入 有的就是夫妻店

巨大的市场潜力,让各路创业者闻风而来,户外教育产业迅速进入到爆发期。采访中,“野蛮生长”是众多从业者对行业现状的一致评价。有数据统计,中国有1.6亿中小学生,其中城镇小学生也就是具有夏令营消费能力的约占30%,有4800万人,这是个巨大的蓝海市场。

热衷户外运动的沈先生是济南一家户外教育的运营总监,他告诉记者,之所以创业做户外教育培训,还是源于朋友



▲近些年来,户外教育大热,很多中小學生参加户外野營活动。图为一家机构的海島夏令營中,针对小學生开展野外拉练。受访者供图



▲在济南一家机构组织夏令营里,孩子和家长共同体验收获的乐趣。受访者供图

# 户外教育受追捧 一个班1/3参加过 不少机构导师资质无证可循,有的就是“草台班子”

夏令营、冬令营,本是传统的课外教育形式,但是近些年来,这类课堂之外的活动有了一个时髦的名字“户外教育”或“综合素质教育”,而且内容也是花样百出,成为众多父母最新追逐的教育资源。户外教育成为一种新的课外活动潮流,户外教育机构也呈现爆发式增长,但在行业野蛮生长下,专业师资缺乏,监管不到位成了隐忧。

孩子的经历。沈先生说,朋友的这个孩子很难管,注意力难集中,很难静下心来好好看书,“有一次孩子参加夏令营,也是军事化的管理,朋友说在第七天的时候,孩子就因为不遵守纪律被罚做了3600个原地起蹲,在第八天时,教官发现原地起蹲对他没有效果,就罚他做平板支撑,在第六次的时候孩子就哭了。在以后的几天里,朋友的孩子再也没犯过错,回来之后也能静下心来好好看书了。”

目前沈先生考取了国家户外教育师资格证。他的机构已经有20条成熟的线路,每季都会推出新的线路,周末营大多都是济南周边。目前已经在青海、甘肃等地开展过营地训练,“我们正准备开发一些国外的线路,比如孟加拉、英国的户外线路。”沈先生说。

记者了解到,根据中国营地教育联盟2017年发布的《中国营地教育行业发展报告》,有30%的营地教育机构创始人来自于教育行业,其次是户外和

旅游行业等与营地有交集的领域,有28%的创始人是跨界来到了营地教育行业。据中国营地教育联盟的调查,行业内有66%的机构都是在最近3年内才创立或涉足该领域。

像沈先生这样转型做户外教育的不在少数。沈先生表示,目前济南有多少机构在做户外教育,尚没有官方统计,但是课外培训机构或者教育机构都开始做这方面的拓展和转型。

国家高级户外教育师闪电是多家营地教育机构的顾问,同时也是注册灾难救援志愿者,闪电告诉记者,现在什么人都可以来做营地教育,比如培训机构、旅行社,或者户外、互联网从业人员,甚至是有的户外教育培训机构就是夫妻店。

## 师资全靠行业自律 行业监管尚存空白

行业在快速膨胀,问题也随之而来。沈先生坦言,师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目前,国家

尚没有明确规定,要做营地教育,导师应当持有什么样的资格证,接受什么样的培训后才算是具有相关资质。

“导师的资质问题全靠行业自律,我们的导师团队都有相关的资格证书。”沈先生说,“目前,行业中认可的相关资质主要是两个证,一个是从户外训练来讲,中登协行业协会‘营地指导员’资格证,此外,还有人社部颁发的‘户外教育师’资格证。”

而对于这些户外培训机构来说,在成本构成上,师资方面的支出是大头。营地教育最基本的成本包括硬件设备和师资,而占到大头是师资的支出。沈先生介绍,一个高级户外教育师,在北京一天的价格能达到3000元,而在济南,这个价格略低,也有2000多元。

另外,在闪电看来,营地教育或者是研学旅行更强调其教育属性。“研学旅行跟平常的旅游并不相同,其本质是教育而不是旅游或者别的什么。”而这就需要营地教育团队除了具备

有资质的导师之外,还要有一整套课程研发团队。

师资力量是影响夏令营品质的关键,还直接关系到孩子的安全,而安全就是生命线,一旦出了安全事故,对机构的打击是致命的。

然而,国内行业鱼龙混杂,带队的老师也并不一定接受过专业的安全教育训练。闪电告诉记者,国内夏令营中,曾发生中暑身亡、性侵、交通事故等。“有很多安全隐患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排除的,有时候教师是非常好的教师,但是没有接受过安全相关的培训,有些安全隐患就是排查不到。”闪电说。

另外,记者注意到,户外教育行业在国内还属于监管空白状态,涉及教育、旅游和安全,但并没有明确的对应管理部门。创业者只需去工商局注册一个公司就能开张营业,纯属“草台班子”。如果业务涉及旅游领域,虽然名义上需要公司具备旅行社资质,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并不能严格执行。

## 父母故去,苏州哥哥欲千里寻山东孪生弟弟

# 失散40多年的弟弟终有音信

本报枣庄10月29日讯(记者白雪岩) 10月26日,齐鲁晚报官方客户端齐鲁壹点有壹粉发来情报,苏州一位陈先生要寻找失散40多年的孪生弟弟。壹粉称,唯一的线索是弟弟被抱养到山东,其养父在枣庄名叫高某某。这条寻亲报道发出后,27日,疑似陈先生弟弟的高先生出现了。

在这条寻亲报道发出后,很快就有了线索。“就是你们报道了之后,双胞胎弟弟(疑似)

的朋友,家人都看到了新闻,后来他女儿联系我。”29日,“枣庄圆梦寻亲团”志愿者刘先生告诉记者,苏州陈先生要寻找的失散40多年的双胞胎弟弟疑似人出现了,经过苏州方面志愿者提供的信息与枣庄寻亲团方面获取的信息比对,基本能够确定疑似人高先生是陈先生的双胞胎弟弟,“但目前还不能从法定程序上来确认,需要做DNA鉴定才能最终确定他们

是否有血缘关系。”

刘先生告诉记者,通过苏州寻亲志愿者方面提供的信息,这位双胞胎弟弟被抱养到枣庄后,其亲生父母与养父母之间还是有书信往来的,但后来其养父因为工作调动到多个城市后就断了联系。苏州陈先生的父母日夜思念抱出去的儿子,四处打听孩子的下落但无结果,后来其父母抱憾离世后,陈先生就想找到弟弟。高先生

在得知自己的身世后,也希望能够尽快确定身份认亲,但出于对养父母的感恩,考虑到两位老人的身体,因此他不打算将这件事告诉养父母。

目前,苏州与枣庄两地的寻亲志愿者都在为两兄弟的相认作最后的努力,那么,苏州的陈先生能否和枣庄的高先生认亲成功,就看下一步的DNA鉴定结果。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也会持续关注此事。

